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四年版重印

四部叢刊續編（四九）

張子語錄

宋張

載撰

龜山先生語錄

宋楊

時撰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

元程端禮撰

宋桂萬榮撰

棠陰比事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影印廠印刷

四部叢刊續編子部

張子語錄

三卷、後錄二卷

上海澠苓樓借常
熟瞿氏鐵琴銅劍
樓藏宋刊本景印
原書板高二十一
公分寬十六公分

張子語錄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文章

子貢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曾聞夫子言性
與天道但子貢自不曉故曰不可得而聞也
若夫子之文章則子貢自曉聖人語動皆示
人以道但人不求耳

不可使知之以其愚無如之何不能使知之耳
聖人設學校以教育之豈不欲使知善道其
不知愚也後世以爲民使由之而不使知之
則其待聖人也淺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爲上智安於見聞
則爲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

母固者不變於後母必者不變於前母四者則
心虛虛者止善之本也若實則無由納善矣
先之勞之身先之必勞之愛之能勿勞乎愛之
則已湏勤勞以求其養之道

子貢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
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
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
是說明賢思之

生知有小大之殊如賢不肖莫不有文武之道
也忠信如丘生知也克念作聖學知也仲尼
謂我非生知豈學而知之者歟以其盡學之
與同生知之歸此其所以過堯舜之遠也

舜好問仲尼每事問德同矣學亦同否

仲尼發憤而化至于聖耶抑每有悟而忘食一作飢
遺老耶

仁者壽安靜而久長壽之象也

信近於義猶言言近於義則信可復也復踐也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

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爲天已定而所以爲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襄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擇不處仁焉得智是擇善也孔子所擇亦不過乎然而仁也又有守得處在求之

舜非致曲而至于聖人何以以孝聞曰不幸舜之父母異於人之父母故以孝著也夫子之門父子共學而賢者點與參也點好學

樂道

禹吾無間然無間隙也故其下所舉之事皆善也聖人猶看之無隙衆人則可知

顏子問爲邦

云云

三代之文章顏淵固皆知之

故於其所知而去取之曰行夏之時乘商之

輅服周之冕又曰放鄭聲遠佞人此則法外

意如道子乘之國之意不與已舉行者故事

相干鄭聲佞人最爲治之害亦人之所難

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才性或觀人

之所問意思言語及所居之位

誦詩三百止亦奚以爲誦詩雖多若不心解而行之雖授之以政則不達使於四方言語亦不能如此則雖誦之多奚以爲

大武可以爲也盡見武王之事便可爲看了武特地知虞舜舜之時又好德性又備禮文又備

文而靜孔子言弗可及也更不說可知

揖遜而升下或以爲絕句謂揖遜而升降也及以射禮不勝者亦飲之堂上故不言下而飲非也升而遜可也下而遜無此理也禮文雖

不說下而飲不勝者自下而請飲勝者又不可飲於下故升飲也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止試矣言於人之毀譽
誰爲毀誰爲譽若有所來譽者則我將有所
試矣不言試所毀此義正與采苓問人之爲
言者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惟下言
人之爲言胡得焉亦不考其舍旃之言獨於
人之爲言者考其實仲尼未嘗見毀人其於
弟子有所進退者正是言其實耳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

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
顏孟有無優劣同異

顏子用舍與聖人同孟子辨伯夷伊尹而願學
孔子較其趨固無異矣考孟子之言其出處
固已立於無過之地顏子於仁三月不違於
過不貳如有望而未至者由不幸短命故歟
時兩化之春誦夏弦又言當其可之謂時成德
因人之有心當成說之如好貨好勇因爲其
說以教之私淑艾大人正己而物正
形色如生色也睭然見於面云云

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于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舜也舜爲仁之大端也

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

告子不動心必未有以取材也

必有事焉四字更求之

四詞以溢侈偏妄四字推之

賢人當爲天下知聖人尚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耳

事實到如此則更何須言天何言哉

成德者如孟子語宋牷之言是也本有是善意
因而成之答問者必問而後答也

古之人亦有仕而不受祿者仕者未嘗遽受其
祿以觀可否在上者亦不欲便臣使之
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不爲不爲不義也不
爲不義則可以爲義

孟子於聖人猶是粗者

以善服人者要得以善勝人也然其術未至者
又烏能服人以善養之者凡教之養之皆養

人也

夷子謂愛無差等非也謂施由親始則施愛固由親始矣孟子之說闢其無差等也無差等即夷子之二本也彼有取焉耳謂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所取者在此

存心養性以事天盡人道則可以事天

忘勢之人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若資仰其富貴而欲有所取則不能忘人之勢五人者能忘獻子之家也不能忘獻子之家則爲所輕獻子亦不肯與之爲友矣

盡天之物且未須道窮理只是人尋常據所聞

有拘管苟殺心便以此爲心如此則耳目安能盡天下之物盡耳目之才如是而已須知耳目外更有物盡得物方去窮理盡心了性又大於心方知得性便未說盡性須有次叙便去知得性性即天也

富貴者貧賤者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只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否亦有甚不

幸者亦有命也臨時却智之於賢者則不獲知也

學者須要識所惡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不常者與常者處則十事必十次怒爲他常是過九次未怒已是大段包忍十次則須怒

觀虞書禮大樂備然則禮樂之盛直自虞以來古者雖有崩壞之時然不直至於泯絕天下或得之於此國或得之於彼國互相見也

假令官縣雖鍾鼓四面同設其四隅必別各有
敲

人有陰疾者先雨必有驗斯可候雨此動乎四
體也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是皆能盡天
地但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
不嘗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却是
妄

又有人語恠爲人所難理不勝則就上更說將
去是質疑事如此則過益過非可遂非也